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32

2011年6月2日

不能歪曲經典著作 來為自己的錯誤理論製造依據 —— 評辛子陵反馬克思主義的手法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原院長、教授 周新城

近年來，辛子陵到處講話，攻擊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辛子陵的基本觀點是，“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但到晚年思想變了。晚年，“他們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了。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經不贊成自己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表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主張未來世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相互融合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

的思想，走錯了道路。

他的手法，基本上是通過歪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為自己的錯誤觀點製造依據。這一手很能迷惑一些不熟悉經典著作的人。因此有必要認真讀一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澄清是非。

他在最近幾次講話中歪曲的經典著作，主要是兩篇文章，一是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一是恩格斯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派的〈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我們就這兩篇文章看一看辛子陵篡改和歪曲經典著作的手法是多麼的卑劣。

(一)

1886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的一段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更壞。”¹ 辛子陵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宣佈這句話證明了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他翻來覆去地說，要“記住恩格斯說的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指《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引者）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

¹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0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本來是恩格斯為美國版寫的序言，後來恩格斯寫了另一篇闡述美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文章作為美國版序言。198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轉引了美國版附錄的內容——作者註。

辛子陵這一論斷，暴露了他的無恥文人的反動本質：為了論證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斷章取義，歪曲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拉大旗當虎皮，忽悠那些不瞭解經典著作的人。

我們不來正面闡述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這是大家熟知的），僅僅就他說的“93 個字”來看看他是怎樣歪曲經典著作的。

首先，這“93 個字”是什麼意思？

恩格斯自己承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存在早期的帶有德國古典哲學痕跡的不成熟的觀點，那些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指他晚年的觀點 — 引者註）決不是完全一致的”。這“93 個字”說的那種“共產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恩格斯寫於 1844 年 9 月至 1845 年 3 月的早期著作。當時恩格斯在英國居住，他深入工人住宅區進行實地調查，廣泛收集材料，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礎上寫成了這本書。這本著作是“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極嚴厲的控訴”，是“對現代無產階級狀況的最好的描述”。² 但是，由於是早年著作，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說的，它“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痕跡”，這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痕跡。這部著作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最初階段即“胚胎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觀點還不成熟。這種不成熟，主要表現在“本書，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更壞”。恩格斯明明是在反對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論”，即聯合資產階級一起來實現共產主

² 《列寧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92 頁。

義，這種思想是幼稚的，需要澄清。恩格斯強調的是：共產主義是工人階級的理想，它有著強烈的階級性，而不是什麼階級都可以接受的超階級的東西。他認為，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那是無益的，甚至有害的，這怎麼能證明他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呢？他放棄的是帶有德國古典哲學痕跡的、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論”，而不是放棄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望文生義、斷章取義，按照自己的意思隨意曲解恩格斯的話，這就是辛子陵的本事！

其次，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論”為什麼是錯的呢？

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經濟上掌握生產資料，政治上掌握政權，處於統治階級地位的資產階級根本不會想要從資本主義關係中“解放出來”，他不僅自己不贊成搞共產主義，而且還會竭力反對工人階級搞共產主義。同資本家一起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聽起來十分動聽，大家一起解放，一起建設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大同世界，那該多好，但實際上這是“自作多情”的空話。所以，恩格斯接著“93個字”說：“只要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還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變革。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鬥爭的火焰中煙消雲散了。”³

如果說青年時期的恩格斯，由於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還有超階級“共產主義理論”的痕跡的話，那麼隨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³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0、371頁。

的形成和發展，這種“痕跡”再也不能允許存在了。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這時如果還有人鼓吹什麼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論”，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所以恩格斯接著說：“現在也還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場向工人階級鼓吹一種凌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⁴

辛子陵反對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主義這一奮鬥目標，鼓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相互融合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場向工人階級鼓吹一種凌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恩格斯說，鼓吹這種超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人有兩種人，一是“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一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那麼他是哪一種人呢？辛子陵到處賣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看來不是什麼“新手”，顯然，他是居心叵測，通過歪曲恩格斯的著作，混淆視聽，來達到否定共產主義、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因而他只能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是披著羊皮的豺狼”！他一系列言論和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他掐頭去尾地引用了“93 個字”，用來糊弄一些沒有讀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及其美國版附錄的人，卻不敢接著往下面引用，這正好說明他心中有鬼，因為後面的話正好揭露了他的本質。

最後，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拋棄了共產主義？

辛子陵引用“93 個字”，是想說恩格斯晚年拋棄了共產主義，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了。上面講過，這“93 個字”只是說明恩格斯

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71 頁。

不贊成帶有德國古典哲學痕跡的、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理論”，那麼他是不是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轉而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了呢？只要不帶偏見地讀一下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可以十分清楚地回答：絕對沒有。

近年來，引經據典地宣傳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屢見報刊。也許辛子陵的老夥計謝韜最為典型了，他曾在一篇題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文章中，公開說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說共產主義只是一個 27 歲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73 歲的恩格斯否定了青年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根據是 1893 年 5 月 11 日恩格斯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一次談話。在談話中，恩格斯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⁵ 他由此得出結論：“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這也顯然是一種歪曲。這段話的本意是強調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決不會束縛後人的手足，未來社會的具體情況將由實踐來回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只是按照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和必經的道路，至於怎麼走，就要靠革命者自己的實踐了。這段話並不意味著恩格斯不再贊成共產主義這一奮鬥目標了。

事實是，在從 1890 年 1 月至 1895 年 8 月寫的一系列著作中，恩格斯始終旗幟鮮明地堅持《共產黨宣言》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例如 1890 年他為《共產黨宣言》寫的序言裡，在談到為什麼我們這個宣言要叫共產主義宣言而不叫社會主義宣

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628、629 頁。

言時，他說：“我們一刻也不懷疑究竟應該在這兩個名稱中間選定哪一個名稱。而且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⁶ 這表明恩格斯始終是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者。又如，就在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他還強調說，“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⁷ 這表明他始終堅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公有制正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這一思想同《共產黨宣言》是完全一致的，而同民主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恰恰反對“把生產資料轉交給整個社會”。再如，晚年恩格斯再三聲明，“我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裡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指出：“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⁸

只要不戴著有色眼鏡，誰也不可能從恩格斯晚年著作中找到他拋棄共產主義理想的任何根據。辛子陵求助於歪曲恩格斯著作的手法，拉大旗當虎皮，這絲毫幫不上他的忙，只能暴露他心理的陰暗和卑劣。

(二)

1890年9月，恩格斯曾經嚴厲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的“青年派”。這件事情本來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件不大的事件，時間過去130年，不是專門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

⁶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頁。

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頁。

⁸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頁。

人早已忘懷了。最近，突然被辛子陵從故紙堆裡挖了出來，他用這一件事情證明，恩格斯晚年思想變了：他放棄了暴力革命，放棄了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民主社會主義者了。而主張暴力革命的人，還只是停留在“青年派”的水平上，沒有跟上恩格斯思想的變化。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辛子陵沒有直接說，倒是他的老夥計謝韜明確說了出來：伯恩斯坦跟上了恩格斯思想的變化，主張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他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則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

在這樣的重大原則是非面前，為了澄清事實，我們也不得不翻一下歷史舊賬，看看恩格斯是怎樣批判“青年派”的，這一批判能說明什麼。

1890~189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出現了一個左傾的機會主義反對派別“青年派”。這一派別是由文學家、新聞記者和黨史研究者組成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以黨的理論家和青年領袖自居，在德國黨內製造了一場“大學生騷動”。青年派用教條主義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不懂得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歷史和現狀，只是把“唯物主義”等詞句當作標籤來使用。他們歪曲馬克思主義，直截了當地重複“從形而上學者杜林那裡學來的荒謬論斷”。他們把歷史唯物主義庸俗化，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庸俗的社會宿命論。他們否認上層建築諸因素的積極作用，說在馬克思那裡，歷史是完全自動形成的，絲毫沒有人參與，說經濟關係像玩弄棋子一樣玩弄這些人。在實踐方面，他們不顧客觀條件，盲目鼓吹革命行動，忽視利用議會和其他合法手段進行鬥爭的積極意義，否定爭取改良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們是一批半無政府主義者，用貌似革命的空談，攻擊黨“腐化”，藉口反對“權威統治”和“個人迷信”而否定黨的紀律。如果聽任

“青年派”的理論和策略來支配黨，就會使黨走向毀滅。在這種情況下，恩格斯不得不站出來批判青年派的主張。在恩格斯的帶動下，從1890年8月開始，以倍倍爾為首的黨的領導先後在德累斯頓、馬哥德堡和柏林的黨員和工人集會上以及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哈雷代表大會上，對青年派進行反擊，全面闡述了黨的革命策略，揭露青年派“革命空談”的危害性。1891年10月黨的愛爾福特代表大會，鑒於青年派對黨進行沒有根據的攻擊，決定將青年派一些領袖人物開除出黨。

那麼，恩格斯是怎樣批判青年派的呢？

恩格斯是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一文中批判青年派的理論和實踐的。《薩克森工人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9世紀90年代初是青年派的機關報。這家報紙公開宣佈，恩格斯是支持他們的，恩格斯說，這是“極端無恥”的行為，是一種陰謀，申明他同這家報紙的關係僅僅是“編輯部幾個星期來在我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報紙寄給我”而已。

在這篇文章裡，恩格斯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批判青年派的。

在理論方面，青年派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恩格斯指出，青年派在理論上的特點是：“第一，對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完全理解錯了；第二，對於在每一個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著作家特具有的無限優越感。”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並在工人運動中佔主導地位以來，各式各樣歪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層出不窮。自己標榜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實販賣的是反馬克思主義貨色，這種現象屢見不鮮。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

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頁。

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¹⁰ 馬克思恩格斯本人不得不花很大精力來同這些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行徑作鬥爭。只要不懷偏見，誰都可以看出，恩格斯批評的是被青年派“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他自己要否定馬克思主義本身。

事情有點像 19 世紀 70 年代末在一些法國人中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那時馬克思主義也被歪曲得不成樣子，以致馬克思本人不得不宣佈：“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¹¹ 請注意：馬克思在宣佈“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這六個字是打引號的，稍微懂點語法的人都知道，這“馬克思主義者”指的是被一些法國人歪曲了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宣佈自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辛子陵卻用這句話來證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自己也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們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轉變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了。自命多年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辛子陵，採取了這種不顧語法常識的卑劣手段，真不知該說他什麼好！

在實踐方面，恩格斯批評說，青年派“完全不顧黨進行鬥爭的一切現實條件，而幻想置生死於不顧地‘拿下障礙物’；這也許會使作者們的不屈不撓的年輕人的勇氣備受讚揚，但是，如果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則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毀滅掉。”¹² 辛子陵從這句話引伸出結論：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這是對恩格斯思想的嚴

¹⁰ 《列寧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07 頁。

¹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398 頁。

¹²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第 398 頁。

重歪曲。

馬克思主義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會主義不同，它不把運動限於某一種鬥爭形式。它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形式。在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時，究竟採取什麼樣的鬥爭形式，這要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來決定。正如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學理主義方法是絕對不相容的，它要求細心對待進行中的群眾鬥爭，因為群眾鬥爭隨著運動的發展，隨著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加劇，會產生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新的防禦和攻擊的方式。因此，馬克思主義決不拒絕任何鬥爭形式。”¹³ 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就在於把各種不同的鬥爭方法結合起來，巧妙地從一個方法過渡到另一個方法。青年派固守著構築街頭堡壘、武裝暴動一種鬥爭形式，而反對其他任何鬥爭形式，攻擊一切合法鬥爭。在缺乏革命形勢、敵對勢力強大、階級力量對比不利於工人階級的情況下，盲目地、不顧生死地進行暴力鬥爭，勢必給黨帶來重大損失。恩格斯根據當時的形勢，嚴厲地批評了青年派的這種冒險主義的策略思想和行動，這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恩格斯放棄了暴力革命。過了九個月時間，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旗幟鮮明地批評了“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並且還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¹⁴

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可以有兩種形式：和平的方式和暴力的方式。工人階級最願意採用和平的方式了，如果個別國家出現了和平過渡的實際可能，我們也可以利用時機，取得群眾的贊同，用

¹³ 《列寧選集》第1卷第688、689頁。

¹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11頁。

和平的方法解決政權問題。但要把可能與現實、願望與能否實現願望區分開來。我們不能因為這個願望而束縛自己。問題在於，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需要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觸及資產階級根本的政治經濟利益，資產階級政治上掌握著政權工具，經濟上掌握著生產資料，它必然進行拼死的反抗。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這是階級鬥爭的普遍規律。

必須看到，“剝削階級在要命的時候，總是要動武的。而且只要他們看到革命一起來，他們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撲滅”。¹⁵ 因此，談到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法，我們在主張和平與非和平兩種方式的同時，把基點放在暴力革命上。在當前歷史條件下，那些鼓吹和平過渡的人，實際上是適應了資產階級麻痹人民革命鬥爭意志的需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儘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¹⁶ 辛子陵的行徑就是一個典型。

¹⁵《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印 1998 年，第 95 頁。

¹⁶《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 96 頁。